

目 次

九月的玫瑰·····	戴當萊 R. Dieudonne
可憐的把戲·····	波萊斯 C. de Prolles
露瑞夫人·····	法郎士 A. France
嫉妬·····	波地 F. Boutet
他們的路·····	巴比塞 H. Barbusse
深夜的一吻·····	雷佳遂 L. Lacaze
死的朋那德·····	耶路沙 A. Arnoux
麗斯·····	壁薩 R. Blyet

露 瑞 夫 人

法郎士 A. France

一

當我走進去時，露瑞伸出了她的手歡迎我。這樣，我們沉默了一刻，沒有開口。她的圍巾和草帽很不經意的亂擲在坐椅上。

一座洋琴上，亞費歐斯之呼籲的曲譜正翻開着。她走到了窗畔，血紅的天際，落日正往下面沉去。

“夫人，”我終於開口了，“你可記得在兩年前的今天，在你此刻正望着的這道河的對岸的那座山下，你向我所講的話麼？

“你可記得你曾經怎樣的，你像先知樣揮着你的手，在我面前指示給我，那未來的一切艱難，罪惡，恐怖的日子麼？在我自己的嘴上，你阻止了我的愛的表現，你吩咐我要爲了正義和自由而工作。夫人，自從你的手，你的這隻我無福用眼淚和接吻再來潤澤的手，向我指定了這樣的一條路後，我便毫不躊躇的進行了去。我已經遵守了你的吩咐；爲着這個原故，我執了我的筆，我開了我的口。兩年以來，我盡力的反抗着那班是爭鬧和恨惡的根由的窮困的人，那班用虛偽的同情以欺騙民衆的沽名釣譽的人，那般向着將要得勢的人而屈服的卑劣的人……”

她將手揚了一下阻止我再往下講去，叫我靜聽外面的聲音。從充滿了園中香氣的空間中，在雀兒歌聲中，我們聽見遠遠地傳來了這樣的喊聲：

“死！”

“絞死一切的貴族!”

“插他的頭在槍上!”

臉色灰白而不動，她將一個手指放到唇上。

“這又是，”我說，“幾個不幸的東西被追着了。他們這幾日在巴黎不分晝夜的亂闖入人家而逮捕人。他們或者會強迫的衝進此地來也不定。我要走了，免得累及了你。雖然此地知道我的人很少，可是在這樣的時候，我終是一個危險的客人。”

“不要走。”她要求我。

第二次，羣衆的喊聲又衝破了這沉寂的傍晚的空氣。在這一次的喊聲中已雜着腳步和槍械的聲音。他們愈走愈近了；於是，我們便聽見這樣的一個聲音喊着：

“將附近都堵截起來，這樣他可以不會逃脫，下賤的東西!”

露瑞夫人的神情的安靜，反似乎與這愈逼愈近的危險成了正比例。

“讓我們到二層樓上去，”她說；“我們可以從百葉窗上望見外面究竟是些什麼事。”

可是，當我們剛將門開了，在樓梯的前面，我們突然看見一個衣服不完全的躲命的人，他的臉色嚇得雪白，牙齒抖着，兩條腿緊拼在一起。他用戰慄着的聲音這樣低聲的說：

“救我的命！將我藏起來！他們都在此地……他們衝破了我的門——跳過我的花園。他們來了……”

二

露瑞夫人認得他是住在她的間壁的老哲學家伯郎嘉勒，她低聲的向他問：

“我的廚子看見你到我此地來麼？她是一個革命黨！”

“沒有一個人看見我。”

“謝謝蒼天，朋友！”

她將他引到她的寢室裏去，我也跟了他們。商議是不可少的躲藏好的地方必定要一個安全的地方，方能將伯郎嘉勒隱藏到幾日以上才好，至少也要

能隱藏幾小時以上，直等到能够騙過了那班搜查的人而使他們疲倦以去。我是約好在近處守候着，等我做一個記號，這個不幸的人就可從花園的小門逃出去。

在他等着的時候，他簡直站立不住。可憐他完全嚇呆了。

他勉力的使我們明白他之被捕，是因為有人說他與加梭特先生共謀反對他們，並且在八月十號是那擁護都萊益宮的人之一——他，其實正是皇族和教士們的仇敵。他說這是一個極不要臉的誣告。這內幕的原因是爲了雷賓有意要在他身上洩恨——雷賓，是他目前的屠戶，這個他不知有幾次想用一根手杖來教訓他要稱量放得好點：可是，以前不過僅是一個開肉店的，現在已成爲一區的領袖了。

當他在戰慄的聲調中提到這個名字的時候，他疑心自己是真的又看見了雷賓，他用手掩住自己的臉。真的，樓梯上也正有人的腳步聲。露瑞夫人連忙將門門了起來，將這位老人推到一架屏風後

而去。門上起了沉重的敲門聲。露瑞聽出這正是她的廚子的聲音，她在外面喊着叫她的主人開門，說是官廳的人與國防軍都在門口，他們要檢查這裏的房屋。

“他們說，”這個婦人又接着說，“他們說伯郎嘉勒在此地。自然，我知道這是不會有的事。我知道我的主人是不會包庇這樣一種下賤的人的；可是他們不肯信任我的話。”

“好，好，讓他們上來，”露瑞從門的這面這樣回答。“從地下到屋頂，讓他們在全屋裏搜一遍。”

當他聽了這樣的對話，這個不中用的伯郎嘉勒嚇得在屏風後面昏了過去，累得我費了很大的事用冷水去淋他的頭使他回甦，當我成功了以後

——
“我的朋友，”這位少婦低低的對了他的老鄰居說，“信任我。你要知道婦人向來是多計的。”

於是，很安靜的，好像去做什麼日常的家庭瑣事一樣，她從壁櫥裏將牀向外面拉出了一點，（他們的臥牀常常是抵在A'cove裏的——譯者）揭去

被單，然後由了我的幫助，將那三副襯墊在牆與牀之間佈置了一個空處。

當她在這樣佈置的時候，樓梯上發出了各種靴子，木履，槍柄，以及粗噪的擾亂的聲音，這時，我們三人都被嚇了一下；可是這些聲音却漸漸的上到我們的頭頂上去了。我們始知道這是這批搜查的人，因了那位廚子做嚮導，第一步就先往閣樓上去查。天花板響裂了起來；威嚇和粗劣的笑聲都可聽見了；踢的聲音，刺刀觸着護牆板的聲音。這樣，我們才敢嘆過一口氣來，可是事情還是一髮千鈞的。我連忙扶着伯郎嘉勒將他送到那個牆壁與襯墊之間的空處去。

露瑞夫人看着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她連連搖着她的頭。牀上這樣亂着分明使人一見就要生疑。

她極力的想法子再弄了一下；可是不行，望上去仍是不能自然。

“這樣我祇有自己去睡到牀上去了。”她說。

她將鐘望了一下；這時正是七點鐘，她又覺在這樣早的時間就已經睡到牀上去未免太不近情理

了。至於說裝病，那又是不可能的事：那位革命黨的廚子會立刻偵出這個詭計的。

她這樣立着沉思了幾秒鐘；於是，不慌張，很隨便的，一點也不再顧忌，她在我的面前將衣服脫去，自己先爬上了牀去，望後又吩咐我脫去我的鞋子，我的衣服，我的領結。

“現在沒有別的方法，祇有你來裝做我的情人，好像他們之來是將我們驚動了。當他們來時，你要裝做來不及將你亂的衣服整理好的模樣。你要穿了短的衣服去開房門，頭髮蓬着。”

我們在這樣佈置的時候，那批搜查的人已呼噪着從閣樓上下來了。

“該死的東西！”

“見了鬼了！”

這位可憐的伯郎嘉勒是抖得這樣的厲害，他使得全個的牀都搖起來了。

並且，他的呼吸變得這樣的高促，恐怕在走廊上的人都可以聽見。

“可憐得很，”露瑞夫人低聲的說。“我對於我

這小小的巧計倒很滿意。不必怕；我們不會失望。願上天見佑！”

一個沉重的手在搖着房門。

“誰敲門？”露瑞在裏面問。

“國家的代表人。”

“不能等一刻麼？”

“快開，否則我們就把門衝破！”

“去把門開一下，朋友。”

突然，像是有一種神力一樣，伯郎嘉勒立刻不抖也不喘氣了。

三

第一個進來的是雷賓。他攜着圍巾，後面跟了一大羣執着長槍的人。他先向露瑞夫人望了一眼，然後再望我——“見了鬼了！”他喊了起來。“看來我們好像是驚擾了一對情人了。原諒原諒，美人兒！”

於是掉轉來向着他的同伴，這樣說：

“祇有革命的人懂得怎樣行動才算是合法。”

不過雖然有這樣的理論，可是這種遭遇却分明使他高興起來了。

他向牀上坐下，用手扶着這位可愛的貴婦人的下額，這樣說：

“這是不用說的，美麗的嘴兒決不是用來整天盤夜去唸經的，假若真是，那未免太可惜了。但是——公事應該先辦。我們此來是搜尋那個叛逆，伯郎嘉勒。他在此地，我敢斷言。我一定要他。我要送他上斷頭台去。我要爲我自己打算。”

“那麼，請搜查罷。”

他們向椅子，桌子下面各處張望，碗櫥裏面去找，用長槍向牀下亂戳，用刺刀向櫃櫥上試探。

雷賓用手抓着自己的耳朵，很狡猾的凝望着我。露瑞夫人，大約怕我會被他的問答難住了，立刻這樣說：

“我親愛的，你是知道這所屋子同我一樣詳細的。拿了鑰匙去細細的向雷先生指點一下。我知道命你去爲這些愛國的先生們作指導，你是一定高

興的。”

我將他們先帶到地窖裏，他們在那裏將所有的木柴都翻遍了，又吃了許多許多瓶的酒；然後雷賓就用槍柄向各個酒桶上戳了一下，使得地窖裏流得滿處都是酒，然後就開始發出要走的表示。我將他們一直引到大門口去，旋踵就將門關上，然後就跑回來報告露瑞夫人說我們已經脫了危險了。

當她聽了我的話後，就俯下頭向着牀與牆的那邊空處，這樣喊：

“伯郎嘉勒先生！伯郎嘉勒先生！”

有一聲輕微的嘆息回答。

“感謝蒼天！”她喊着說。“伯郎嘉勒先生，你使我受了極可怕的虛驚。我以爲你已經被嚇死了。”

然後，她又掉過來向着我：

“我可憐的朋友，有很多次，你總是喜歡向我訴說你愛我，我知道這樣以後你下次一定不肯再講了！”